

人文，拓宽了他的法律视野

序散文集《驰骋天下》

□朱大建

偶尔一个机会，我认识了《驰骋天下》一书的作者金迎新，这是在上海申睿董事长罗敬频先生安排的一个活动中，他居然也是与罗敬频非常要好的师范校友，他们年纪相仿，经常在一起聚会聊事。而经过详谈，我又得知，金迎新也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这个方面而言他是我的校友。当然，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法律人，所以可以趁着办案的机会，出差全国各

地，顺便抽空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江山如此多娇”，金迎新在多年的出差旅途中，也逐步喜欢上了游览各地风景名胜，特别是喜欢参观各地的博物馆。他认为了解一个地方最快的捷径是参观博物馆。的确，在金迎新的文集里，参观博物馆占了很大篇幅。当然，我这位校友平时法律办案工作十分繁忙，能静下心来写下一些文字，已是不简单的事。自从加了他

微信，他的《法学常识》、《商学常识》、《史学常识》、《国学常识》、《文学常识》系列文章，对朋友们来说也是一种普及性教育和启迪。他从小喜欢阅读，《收获》、《人民文学》是他每月必读的杂志，他的有些文章也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这次他做了个有心人，汇集成册整理出版，在此表示祝贺，并期望他的《驰骋天下》续集等陆续出版！

是为序！

母亲的守望

□高明昌

母亲最近对我说了一个小故事，说的是隔壁队上的一位母亲的事情。

母亲说的内容是这样的：隔壁队上的某某人家的女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十几年前，丈夫脑中风后半身不遂，终日躺在床上，成了一个残疾人。不料五年前，四十多岁的儿子也脑中风了，病情比父亲还厉害，成了一个植物人。

母亲连着哀叹，哀叹里暗含钦佩，话的意思是：十几年了，年年如此，月月这样，热火朝天，天寒地冻，这位母亲每天要为两位病人端屎端尿，烧饭煮菜，换洗衣衫，还要到医院看病抓药。忙好后再忙自留地的庄稼和蔬菜，生病生穷了人家，水落小菜都是自己种，都是忙里偷闲插种的，都是早晨与晚上间苗的。真的劳累的，六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七十岁的人了，很老相。

母亲特地补充了一个细节，说两个脑中风的男人都

吃得下，都能够睡了吃，吃了睡。这位母亲看见了吃得下睡得稳的丈夫和儿子，就一生认定了丈夫和儿子的身体内脏器官好着呢，就认定将来一定有望望回复。

是的，所有母亲都是不认输的母亲，都永远反对死神，都永远相信奇迹会发生在亲人身上，这位母亲就这样鼓励着自己，执著坚持，满怀期待。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慢慢地来了。

三年里，丈夫依旧如此，能吃能睡，儿子呢？

有一天，母亲发现：儿子的手脚居然动了，头居然能摇了，眼睛居然张开了，嘴巴居然说话了，虽然话语嗯嗯呜呜，但是叫“娘”的话语却是一清二楚的。

母亲落泪了，落泪不为别的，就为了儿子的苏醒和动作。

母亲猛地跑出了门口，跑到了场地，跑到了我们家里，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的

母亲。

从此，醒来的儿子用手能指物指人了，儿子看见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知道这是自己的父亲，啊啊呢呢地对话了半天，突然一拳头狠命砸向自己的脑袋，那是对一家人悲惨命运的抗议，母亲的双手捂住了他的拳头，母子俩相拥痛哭。一会儿，母亲擦干了自己的眼泪，又擦干了儿子的眼泪，对儿子说：你父亲也会和你一样好起来的。

儿子点点头，从母亲的手里抽出自己的手，把母亲的手捂到自己的胸膛，久久不放。

儿子啊，应该相信母亲。对于生命，母亲的承诺就是铁，就是钢。

我想去看看这位母亲，表示对这位母亲的敬重。我从此也觉得：唯一让死神望而却步的除了母亲，没有别人。我的母亲听了我的想法。对我说：儿子，你去时也叫我一声。

深秋，笔者应奉贤区旅游协会之邀，随旅行社总经理考察团赴浙江丽水遂昌进行为期三天的采线观光。

经过五个半小时的路途奔波，旅游中巴缓缓驶下了高速公路。行不多远，一块巨型的广告牌映入眼帘：五行遂昌一诺千金。不解的疑惑，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醒悟过来。原来，位于浙西南的遂昌，基本具备了五行(金、木、水、火、土)的旅游要素。

金：遂昌金矿是一座被誉为全世界唯一活着的千年金矿。在这座4A级国家矿山公园内，既可领略到淘金的乐趣；也能聆听导游讲解的“草鞋换粥”的典故。传说唐代有位姓李的商人，在矿区免费为矿役、矿工提供草鞋、凉茶和粥，条件是每天回收他们脚上沾着金粉的旧草鞋。十年后，小商人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这个发人深省的案例，不得不令商界精英折服。沿着深邃的矿洞漫步前行，仿佛穿越到了唐朝，金碧浮华，联想翩翩。待明代发生大矿难，县令汤显祖“愤而辞官”的悲剧还未细听详情，又被黄色小火车穿越出矿洞。随导游进入黄金博物馆，一条醒目的标语颇为耐人寻味：除了知识，您什么也不要带走；除了安全，您什么也不要留下。果然，游客面对地上各种大小不一的矿石标本，无动于衷，展厅地上未见任何废物，人们只关注着“黄金是怎样炼成的”。

木：被称为九山半水半亩田的遂昌，森林覆盖率达82.3%，百年树木，随处可见。仅在濂竹乡小岱村，就有古树596株，且树龄均达150年以上。在南尖岩景区空气中负氧离子每立方米平均含量达2万个以上，高于世界清新空气标准13倍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好空气”。在神龙谷景区，一路林荫道。在“十八里翠”，被称为江南最美的自驾和骑行线路。难怪有诗人吟：“森林瀑布神龙谷，汤公寻梦牡丹亭”。一条落差高达300米的神龙瀑布，一波三折，声传数里，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林木森森的千佛山上，最独一无二景观，便是未来寺的天然山体弥勒佛。可谓：“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大佛高达300米，佛首净高23米，坐东面西，慈眉善目，身披绿色袈裟，张开双臂呵护世人。

在另一4A级景区中国竹炭博物馆内，最让人称奇的是一架用33根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炭组成的“竹炭琴”，能敲击出不同音阶并伴随着金属质感的音响，令众多游人惊讶不已。细心的观众还能看到一副没有下联的楹联：“炭去盐归黑白分明山水货”。据说，至今无人工整地对上深邃的下联。

水：在“白云深处有人家”的遂昌西北红星坪温泉度假村，可感受一番杨贵妃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华洗凝脂”。这是遂昌境内唯一一家从萤石矿引流的百分之百纯天然温泉。41℃温度的水从大山深处400米处缓缓注入19个温泉池，泡入池中定能让您心旷神怡。在遂昌的大田村，还有一座目前亚洲第一的建在森林里的冬夏温泉汤沐园。它建在金山山坡上，共有大小49个温泉池，可同时接待

900人次游客。如果您是爱好激烈体育运动的年轻人，或者带着孩子同来游玩，这里有彩虹滑道、漩涡滑道等惊险刺激、适合大人游玩的项目和儿童水寨、儿童戏水池等供孩子们玩耍的项目。其中彩虹滑道全长119米，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多人高速竞赛滑道，游玩者从最高点向下急速滑行，尖叫声，欢笑声，连成一片，令人终生难忘。

火：红色文化是遂昌的精神丰碑。革命的火种早在1927年1月就有了浙西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遂昌支部。1928年4月，成立了浙西南地区第一个革命武装——遂昌工农革命军。

1935年春，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刘英、粟裕率领下以王村口为中心创建了王村口苏维埃政府。“当年鏖战此山中，热血染得五溪江，鱼水相依深情在，浩气长存月光峰”。粟裕夫人楚青的这首诗一是表达对丈夫的怀念，亦是对游击根据地牺牲英雄的追思。1984年2月，粟裕大将与世长辞，遵其遗愿，在月光山公园内埋有粟裕的部分骨灰。

土：因为一部《舌尖上的中国》，使遂昌的冬笋出了名。用口感脆嫩的冬笋搭配肥厚的动物脂，吃罢小心鲜掉了眉毛。在遂昌，每个乡镇都有其独特的美食，特别有名的如湖山的有机鱼、焦滩的鱼头、黄沙腰的番薯干、北界的红提……可谓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尤其在竹炭博物馆内，竹炭花生、炭烤鸡蛋、竹炭面、竹炭饼干……竹炭制品达上千种，有内衣、袜子、毛巾、牙膏、枕头、冰箱去味剂等，还有竹炭汽车系列产品。导游还隆重地推出了一款竹筒酒，其制作工艺是将50多度的白酒用针筒打入嫩竹内，待竹子长成后，再锯下其竹，便成了30多度的醇香醇美的鲜竹酒。据说，当地宴请尊贵的客人就是摆上一桌竹炭盛宴，开杯畅饮鲜竹酒。

遂昌为了巩固和发展全国首批旅游标准化示范县成果，开展创建中国最佳旅游服务县工作，建立政府预赔付机制，作出旅游服务一小时反应，三天受理，一月办结的承诺。让游客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可谓货真价实的一诺千金。

三天的观光行程在愉悦和疲惫中匆匆滑过，细细地品味，意犹未尽的同时，似乎遗漏了什么？噢，原来是明代万历年间任遂昌县令的大剧作家汤显祖的纪念馆还未朝圣。据传这位昆曲的祖师爷在五年的执政期间，政通人和，连囚犯也可赏元宵灯会，放回家过年，令常人难以理解。

明年，本人还要来拜会一番“汤公馆”，哼一段《牡丹亭》，泡着温泉做着深呼吸，把自己从里到外彻彻底底理疗一番。然后，微闭双眼，在充满深邃的遂昌，做一个“游园惊梦”。

浪漫情怀也只是道听途说。人其实很怪，当一位真实的人在你对面单独时，你却下意识的不想去正视，我们在一起三个多小时，讲了很多，我只记得她带了一把雨伞，我们谈笑风声，其余都成模糊状态。一种难言的心理始终在作怪，仿佛看到她的先生站在旁边，像小偷一样的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更像借了别人的东西一样想早点完璧归赵，幸好她为我拍了一张照片传到同学群里，使我有了一些许的宽慰。

八点半到了，叶叶用滴滴软件为我叫了车，在一起的时候是开心的，起码扔去了我那几天心头上的大片的乌云。南京城虽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真正坐下来与人倾诉心扉还是第一次。南京，下次再约！

深邃的遂昌

□黄小平

南京，下次再约

□陶桂林

上次归乡回上海，不知是有意无意还是阴错阳差的竟转到南京乘高铁，中午同学乡镇土菜聚餐后的酒劲，也驱散不了那几天糟糕的心情，在芜湖打车去南京的路上，就连司机都语重心长的说：老板，有心事？我递根中华烟给他，没事，谢谢，把车开好！一路上只听司机东扯西拉的侃大山，也不知道司机具体说了些什么内容，只感受到他老兄以前是个混混，靠拆迁分了房娶了老婆，从他中途接他老娘的电话一声轻声的“妈”和尽量平稳自己的声音，起码他还算个孝子。

不知怎的，南京站对于我来说好像有点心结，无意中拿起手机在同学群发句去南京乘高铁，反正时间很富裕，就约了在南京的女同学叶叶喝茶，得到了她开心的回应并确定了碰头地点。心

中掠过一丝温暖的快意，对司机说：不去车站了，我导航过去和同学喝茶再走了。司机狡黠的问男的女的，我说当然是女的，他大声说：好勒，并说人生能有几回醉。

又是听他一番人生感慨。到了叶叶家小区门口，司机说280，我说三百，他说了声老板“敞亮”，一会儿无影无踪……电话打过了叶叶，告知我等她的位置，南京的夜晚华灯初上，烟雨朦胧，感觉丝丝凉意，不觉竖起风衣的领子，静静的盯着马路边因修路竖起的隔离木板上赫然写在上面几个大字“还我住房”，

思虑着全国各地因拆迁发生的故事……突然砰的一声，吓了一跳，叶叶到了，没想到和她的见面竟是一记突然的粉拳。

叶叶的出现把我从思绪中拉回到了现实，来不及打量她，也许平时在群里胡说互掐吧，大家都没有冲破万重终相会的感觉，她的一记粉拳砸在背后引起的下意识的惊喜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出小区我们一直向右走，雨很细，细的要不是叶叶为我撑起那粉色的小伞，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路上行人匆匆，几十年头一次和校花级别的女生单独走路，也是几十年的风雨历程把

我锤炼得和叶叶在那细雨朦胧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淡定，一切是那么的自然，协调，唯一不协调的却是我们的乡音，普通话不普通，乡音又不多音，结果双方都想能统一语言，结果总是不能统一！我从她手上接过雨伞，过了一两个路口，咖啡店到了，应该是一个大型商场，英文取的名字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店，从叶叶的口中，好像是外国的什么品牌！进了咖啡西餐店，我们找了一个中间的双座圆桌，两杯特大号杯实惠香甜的咖啡却使我联想到了叶叶已不是大丰中学当年浪漫的少女了，其实那时对于她的